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七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九

起關逢困教盡旗
蒙赤奮若凡二年

熹宗哲皇帝

天啟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縣民吳野樵作亂野樵
故盜黨匿廣德長興交界地方長興知縣石有恒緝捕
不得有恒之族人
有干謁不遂入野樵黨謀起事以正
月初一日賀正突入縣放火戕殺有恒及主簿徐可行
地方羣起逐之當獲野樵及其黨王召魁等餘皆逃竄
查檢藏庫無恙而獄中盜皆出桺去

攷異野樵作亂明
史本紀系之正月

之朔諸書皆不載今參兩朝從信錄書之

乙丑巡撫貴州王三善旋師遇

伏死之先是三善欲退師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其後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沒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陳其愚者賊之心腹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至是三善遇賊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持蠟書于外被殺初三善久駐大方御史徐卿伯上言安邦彥招

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蠶苗不足平不知
澤溪以西渡陸廣河皆烏道深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
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
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具仰敗于內莊監軍
四人其三得脫還惟具仰竟死景猷當賊圍貴陽時以
單騎往曉諭禍福賊欲屈景猷陳寶玩以誘之不動遂
羈之獄中二年至是遇害 庚午大學士何宗彥卒宗
彥清修有執攝尙書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會
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獨吏科給事中不署名遂不預
宗彥旋乞假去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卽排去之宗

彥獨無所附麗故終不安其位光宗立即家起禮部尙書入閣天啟元年夏還朝及是卒于官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二三盪于旁漸多至百許凡四日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銅缸之水騰波震盪是日上不豫 是月以陳長祚爲工部尙書代王舜鼎也舜鼎時以疾在告未幾卒 三月丙辰京師地震 丁巳上疾瘳 戊午夜京師地再震庚申夜復震者三時宮中地震乾清宮尤甚適上體違和人心惶懼御史餘姚黃尊素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

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放近於唐末蕭牆
之憂慘于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
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于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
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
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杭州兵變時
九營兵以正月有諸生家張燈火起延燒房屋諸亂卒
乘之起拆錢唐門外更樓十座有楊把總者約束營兵
勿預亂而各兵遽縛本弁還營懸之高竿欲以弓矢斃
之兩游擊撫之乃定竟革把總職 癸酉上視朝 夏
四月乙巳下內閣中書汪文言鎮撫司獄文言歛人初

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爲監生用計
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
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
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鬪其間于是齊
浙之黨大離文言又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時流
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
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
得末減益遊公卿間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韓爌趙南
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鍼與
光斗大中有隙囑其同官傅繼勛文言與光斗大中文交

通爲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
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
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僑頷之獄上止
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方忠賢得檄疏喜甚欲借
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逞是時大中方遷吏科都
給事中以文言事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及赴鴻臚報名
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
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傅櫬亦言中旨不
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

致異汪文言兩下鎮撫司獄一
是年四月一十二月也三編並

記之十二月日中明史本紀則但書十二月逮汪文言
惟史稿分書于四月十二月者得之明史葉向高傳亦

書逮汪文言于四月何高論救蓋十二月向高已早致仕去也楊漣參忠賢二十四大罪中已有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之語對文言下獄大中履任皆在六月前今摺史稿分書之是月封李侗

爲朝鮮國王五月甲寅朔福甯兵變時倉官林廷柱

乾沒軍儲餉不以時給亂卒張天錫等煽流民揭竿而

起脅衆閉城辱官毆吏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宋

震生撫之乃定

攷興杭州福甯兵變明史本紀皆有月日事見兩朝從信錄

六月

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畧曰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違者法無赦乃

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

罪狀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簪入內地初猶

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
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
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
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陛下
不改父之臣大罪三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
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淮
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鍾
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司空
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
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

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倖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爲

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隕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

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忠賢墳脈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拷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施封駁

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儵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爲事投匭設阱日夜未已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己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

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
奸相沈潛創立內操蔽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
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
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
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其間入
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
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
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

又寸縞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更相表裏迭爲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上前泣訴且辭東殿而客氏從旁爲剖析主體乾等贊之上愾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而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洩機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

賢詞知遇上不御朝者三日及上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楊漣旣劾忠賢一時抗疏繼之者御史黃尊素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而孤立自虞試問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于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邪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臣知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永山始猶與士大

夫爲讐繼且以至尊爲注柴柵旣固毒螫誰何不惟臺
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御史江陰李應昇方
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亟停內操不省應昇知忠賢必
禍國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毀其稿怏怏而
止至是繼漣上疏中言小人根株旣深毒手乃肆今陛
下明知忠賢罪曲賜包容彼緩則爲自全之計急則作
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
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
忠賢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
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言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

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不將與焦芳同傳耶蓋指魏廣微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是不可救今忠賢之惡極矣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以冀陛下之一悟而所列忠賢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客氏能勿寒心若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

擁衛何藉于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
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有陛下真孤立于上耳河南
道御史袁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
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
菅朝野共危神人共憤陛下未之知今漣已侃侃入告
矣陛下念其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
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
逞之毒不在搢紳而卽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
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于是南北
臺省卿貳攻忠賢者疏至數十上而國子祭酒蔡毅中

率合監師生千餘人請究忠賢二十四大罪畧曰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于九卿而自爲忠賢任過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旣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

聞舉朝公疏神宗遂不動聲色而成保于南京今忠賢
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
羣臣欲于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
臣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
甯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卽不加劉
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竝著與神祖婉
美矣疏入忠賢戟手大詬然是時衆正盈朝不敢遽肆
皆傳旨切責之方漣劾忠賢疏上諭德江陰繆昌期大
學士葉向高門下士也方過謁向高向高頗以漣疏爲
率易又慮上左右無人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

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于漣漣怒向高亦
內慙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
自是而大獄頻興矣致異明史忠賢傳言楊漣劾魏忠賢繼之者七十餘人紀事本末言
先後申奏者或專或合不下百餘疏而上疏姓名見于
傳中者則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朱國弼陳道亨岳元
聲等六人蓋散見各傳者不具載也三編目中增入御
史劉業楊玉珂京卿胡世賞蔡毅中四人而遺去陳良
訓惟從信錄及紀事本末最詳錄言科道則魏大中陳
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
宣許譽卿房可壯喻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
瑜翟學程熊奮渭劉之待段國璋霍守典甄淑孫紹杭
周汝弼吳宏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光春潘
士良謝奇舉胡士奇劉朴楊玉珂劉先春南科道徐憲
卿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
太僕朱欽相撫甯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
等所列凡四十餘人以校紀事本末則又有給事劉茂
傳概周之綱杜三英楊夢袞顧其仁李精白陳維新楊

維新劉環洪如鍾梁元柱張鑛李喬崙宋政等若萬燦
縈毅中鄒維璉之等又別書之而毅中率國子監諸官
又有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
朝南徐伯徵姚士傳孫世裕董天眉學正王永興蔣紹
煊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
民懋典籍陳烈等今並識之

丙申大雨雹 是月

皇子慈煇薨謚曰悼懷太子 杖工部郎中萬燦于廷
斃之初燦在工部司鼓鑄會慶陵大工費不貲知內府
廢銅山積移牒內官監請發以助鑄忠賢怒不發再請
復矯旨詰責比進郎中見楊漣等疏上率被嚴旨乃抗
章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
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胆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
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資所養

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威加縉紳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寵忠賢亦以此也乃于先帝陵工畧不厝念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規制宏敞擬于陵寢前列生祠又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已墳墓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忠賢竊陛下權內外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尙留左右疏入忠賢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燦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閹先至燎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閹更肆蹴踏

越四日卽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
法今以批川瀝膽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齒之凶暨于
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
卹不報致其死云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原修三編及諸書
皆系之六月輯覽及重修三編始据本傳改入七月按
璟受杖後復逮林汝翥汝翥懼逃之遵化諸奄以其爲
輔臣葉向高之甥圍其邸大譟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
歸二十餘疏乃許之致向高致仕在七月辛酉爲七月
初九日而中間逮林汝翥及向高二十餘請之疏皆在
辛酉前似其時璟已早死本紀系之六月者近之但非
丙申耳据兩朝從信錄載拏問萬璟旨中有皇子薨逝
語皇子之薨在戊戌不應杖璟反在三日前也今連書
于六月皇子薨下不復逮巡城御史林汝翥先是汝
繫日餘詳攷證中

翥以事答內侍曹進傳國興忠賢復矯旨杖之汝翥懼

逃之遵化自歸于巡撫鄧漢溪以聞卒受杖

致異汝翥之逮明史

本紀同書之丙申下史稿書之王寅證之明史萬燦葉向高傳在燦死之後然皆六月間事也今並系之六月

杖萬燦下

秋七月辛酉大學士葉向高罷楊漣劾忠賢疏

上向高謂事且決裂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上旨叙己功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閹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有等以與大獄者遂殺萬燦復逮林汝翥汝翥向高

甥也逃之遵化羣奄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
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
去何面目見士大夫上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
出受杖幸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
至是請益力命行人護歸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
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主閹人逞煬竈計時事日
非向高亦利方爲圓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爲清流所
倚賴惟庇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爲時所
咎焉 癸亥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
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

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厯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
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墊溺議集貨遷城給事中陸文
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于雲龍
山河事置不講矣 振山東饑 是日大科廊火給事
中劉懋請罷內操不省御史李應昇言廷杖不可再士
氣不可折今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天譴
甚明伏祈留意亦不報 是月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
妃初上暴選侍罪狀命停其封號至是魏忠賢爲之請
從之或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前後牴牾上
卒不辨也 八月己酉陝西地震 是月左都御史孫

瑋卒以刑部右侍郎高攀龍代之 九月工部尚書陳
長祚罷召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代之從吾告歸是春起
爲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至是方赴召聞趙南星高
攀龍先後去國遂連疏力辭予致仕 冬十月丁酉吏
部尚書趙南星罷己亥左都御史高攀龍罷初忠賢曰
肆而東林勢尙盛衆正盈朝南星長吏部益搜舉遺佚
布之庶位攀龍及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
銓魏大中袁化中掌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
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
前程國祚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

目滋欲去南星會維璉自兵部職方改吏部旋進考功給事中傅樾以己不預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素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益恨甚攀龍既居憲職主考察時御史崔呈秀按淮揚賊私狼藉霍邱知縣鄭延祚貪懼呈秀劾之兩行千金賄遂薦焉比呈秀還朝攀龍因考察盡發其貪汙狀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寤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復叩頭涕泣願爲養子當是時忠賢貴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助涿州人馮銓者少年官侍從家居與熊廷弼有隙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忠賢

冀假事端傾陷諸害己者得呈秀相見恨晚呈秀又言
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
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
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魏廣微指言應祥嘗
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
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
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
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
南星遽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越日攀龍亦
引去南星等旣罷吏科給事中許譽卿沈惟炳皆以

論救降調而鄒維璉先以求罷不得復繼楊漣劾忠賢已崔呈秀坐賊維璉復論戍邊諸逆黨交憾及南星去

維璉請與俱去遂放歸十一月辛亥削吏部侍郎陳

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先是萬燝杖

死御史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

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尙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

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之中旨謂此次會推仍是趙

南星私人顯是于廷漣光斗有意徇私更責漣怙惡不

悛注籍躲閃前者勘陳九疇事俱屬漣等主張朋比不

公遂竝斥爲民且追奪漣光斗誥命

攷異明史本紀于是年十月遺却罷

趙南星高攀龍而載罷于廷等三人史稿則罷趙高在
十月丁酉于廷等三人罷在十一月辛亥證之諸書及
三編皆分系之十月十一月然明史楊左傳皆作十月
光斗傳中言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
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
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調知先二日假會推事
與漣俱削籍云云据此則三人之黜在十月之末十一
月之初而史稿書之十一月辛亥正是月之朔明史本
紀招先二日書之故入之十月不書
日耳今仍據史稿及三編分書之
己巳大學士韓

爌罷魏忠賢以楊漣劾己爌不爲援深銜之及向高罷
爌爲首輔每事持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
羣奄爌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
忠賢徧引邪黨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爌急
率朱國禎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

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老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熿同寅協恭而責次輔無伴食熿惶懼卽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紓宵旰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慙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

官奉詔以從事臣欲奉詔無由矣乞急禠臣官爲佐理
溺職之戒中旨責嬖歸非于上悻悻求去聽還籍諸輔
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 是月大學士孫承宗請
入覲不果初忠賢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使中官
劉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
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
上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十四日
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
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
內主公立螯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上亦爲心動令

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
 違者不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
 又矯旨諭九門守闕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
 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
 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
 詆之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不允攷異明史熹宗
 本紀帝以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生無日證之兩朝從
 信錄劉復錄諸書皆云承宗將以閱邊薊遼入京師十
 四日賀萬壽云云神宗本紀書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卯以皇長孫生詔告天下此据頒詔之月日耳詔中
 亦云十一月十四日見明書綸
 渙志今系之是月下增識之

起崔景榮為吏部尚

書初景榮為兵部尚書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

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至是特起長吏部時
忠賢盜國柄羣小相倚附逐尙書趙南星欲起景榮爲
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
謁又辭不見明年上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
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
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卒亦不安其位
云 魏忠賢之興大獄也顧秉謙魏廣微實首導之楊
漣劾忠賢大罪有門生宰相語秉謙益恨甚會孟冬饗
廟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
連劾之廣微憤遂與秉謙謀盡逐諸正人撰縉紳便覽

一冊若葉向高韓爌之等百餘人目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用是爲黜陟及是向高爌先後罷秉謙廣微柄政會陳于廷罷以徐兆魁代爲吏部侍郎楊漣罷以喬應甲代爲副都御史左光斗罷以王紹徽代爲僉都御史兆魁等三人皆趙南星素所擯而紹徽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攸民間水滸傳奇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獻之以此益爲忠賢所善自是奸黨日盛後進者求速化悉由黨人進用天下大權悉歸忠賢矣 貴州官軍敗賊于普定先是王三善敗沒以撫治鄖陽蔡復

一進兵部侍郎代巡撫貴州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
南湖廣軍務仍兼貴州巡撫時安邦彥結四十營綿亘
二十里分犯普定復一檄總兵官魯欽黃鉞等分道禦
之欽率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汪家冲鉞
及參政陸夢龍副使楊世賞亦大敗賊蔣義寨合追至
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尹伸守普定
亦敗賊兵與大軍會共剪水外逆苗邦彥勢窘渡河西
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夢龍等分馳三岔河岸爲後勁前
鋒雲鵬玘等深入織金先後斬首千餘級改戶部尙
書李宗延爲左都御史兼吏部尙書銜以李起元爲戶

部尙書代宗延 十二月辛巳復逮汪文言下鎮撫司

獄初文言下獄事旋解忠賢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爲北鎮撫司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卽命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丙申大學士朱國禎罷韓爌旣罷國禎爲首輔魏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至是逆黨李蕃連劾之遂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遣行人送歸所給廩隸皆如制

癸卯南京地震聲如雷 是月兩當民變殺知縣牛得

用（黃異）諸書不載今據明史本紀爲延綏亂張本 起前戎政尙書黃克纘爲

工部尙書克纘初附內璫劉朝遂結忠賢與爭三案者
異議攻擊紛起其後羣小排東林創要典率推克纘爲
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移疾歸至是忠賢盡逐東林乃
有是召

五年春正月癸亥

大清兵取旅順游擊張盤都司朱國昌等死之（黃異）明史本紀

及三編俱系之正月史稿作二月戊申疑揭奏報月日
也三編載朱國昌等死之今據史稿增入游擊張盤

戊寅以慶陵工成予魏忠賢世蔭都督同知 是月

總兵魯欽劉超等自織金旋師渡河賊自後襲擊諸營

盡潰死者數千人

攷異魯欽等之敗明史本紀及欽本傳皆作正月蔡復一傳同史稿書之

三月亥據奏報月日也朱變元總督川貴五省軍務在三月蓋因欽等之敗命之今據明史月日以

李養正爲刑部尙書代喬允升也允升以廷推吏部尙

書爲魏忠賢所惡陳于廷等旣黜允升遂以去冬移疾

歸及是忠賢將起汪文言之獄因擢養正代之復崔

呈秀官初呈秀罷職聽勘因投入忠賢幕忠賢倚爲腹

心日與計畫及高攀龍罷忠賢傳中旨謂呈秀事屬誣

鹹毋庸候勘仍令回道管事呈秀復進同志諸錄皆東

林黨人又進天監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

用善類爲之一空是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爲憂給事中
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
舉朝大駭二月檢討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科給
事中郝士膏禮科章允儒兵科董承業戶科熊奮渭主
事李繼貞俱降調尋斥爲民初甲子鄉試山東江西湖
廣福建考官爲乾學等八人主之以發策譏切忠賢奉
旨詰責乾學主試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忠賢尤惡
之方降調赴京師有指揮僉事高守謙與乾學有舊憾
遂激忠賢怒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寓矯稱有旨逮問
守謙導厥卒諸人箠楚交下乾學不勝挫辱憤鬱而卒

未幾七人皆除名

攷異丁乾學等入人降調吳氏兩朝剝復錄及從信錄俱系之二月其削

籍及矯旨逮乾學又在後也今類書之

三月甲寅上釋奠于先師孔子

丙寅賜余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戌以朱燮

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時貴州之敗廷臣以王三

善等失事由川兵不能協助議合兩督府併歸一人兼

督五路之師乃有是命于是蔡復一解任聽勘而以尹

同臯撫四川王城撫貴州協助討賊 丁丑讞汪文言

獄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

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先

是許顯純爲北鎮撫司榜掠文言詞連趙南星李三才

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顯純欲坐漣等以移宮罪大理丞徐大化獻策于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揚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然之乃令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之楊大洪哉大洪者漣別字也復及光斗等文言蹶然起曰以此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曰任汝巧爲之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之而具獄辭以上于是漣光斗坐賊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其他所牽引則趙南星及鄧渼毛士龍王之

案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
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鰲等又十五人中旨逮
璉光斗等六人下詔獄其南星等十五人除削籍外仍
行撫按提問追賊于是獄乃具（攷異逮楊左事明史本紀系之是年三月丁丑
三朝要典系之乙亥蓋一据獄上之日一据奉旨之日
也六人十五人之分別處治其中旨具見要典與剝復
從信二錄所載同惟中旨但列六人姓名而十五人則
但云趙南星等諸書所記有李三才夏之令證之剝復
錄不在南星等十五人之數蓋三才時已卒且亦與廷
弼納賄事無涉之令之削籍則以劾毛文龍也證之明
史魏大中傳二十三人連六人數之除三才之令實二
十一人與剝復錄姓名合且三才之削籍與顧憲成同
在是年七月見于本紀則此時行勘又三才已
死其不在十五人之內明矣今据剝復錄書之 夏四
月癸未太白晝見 乙酉詔重修光宗實錄先是御史

楊維垣首翻挺擊一案疏言張差風顛之真卽碎王之
案之骨不足贖其罪又謂李可灼特不幸之之案而之
案特偶幸之可灼時之案方授刑部侍郎不數月遂削
籍至是給事中霍維華竝論三案畧曰挺擊紅丸移宮
三案迄無定論臣以爲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尙
未封而況于后請之不得況于自后不如不后而況于
垂簾前此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之者所以
重選侍之罪而張翊戴之功也神祖冊立東宮稍遲而
篤愛先帝始終不渝果有廢立之謀則九閭遂密乃藉
一風顛之張差乎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風疾而悠

悠之口致疑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鳩加從哲以弑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平生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中旨允之遂有是命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爲報復地驅除異己遂藉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爲烈矣己亥削大學士劉一燝籍以霍維華論三案首誅之也是月以南京侍郎周應秋爲刑部添註尙書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時忠賢廣樹私人悉餌以顯爵故兩京大僚多添註又

是時方治楊左獄故有是命 五月戊申盛暑輟講

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仿
明倫大典例編輯爲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爲言從
之 乙丑祀地于北郊 庚午行宗室限祿法 是月
兵部尙書趙彥罷彥以繼楊漣劾忠賢爲所惡彥于官
錦衣頗招搖都市御史交劾之忠賢挾前憾令致仕去
以兵部侍郎高第代之第亦忠賢黨也 六月丙戌內
閣朱延禧罷時中旨令閣票擬稱魏忠賢爲元臣延禧
執不可御史田新阿忠賢意劾之遂罷 甲辰下楊漣

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於鎮撫司獄魏

忠賢矯旨令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俟追賊完日送刑

部擬罪

攷異據史稿袁化中顧大章以五月下獄楊左魏以下證之燕客具草袁周顧三君子皆以五月下獄

魏公以六月二十四日下獄楊左二公以二十六日下獄

獄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訊推恩六月丁丑朔甲辰則二十八日要典所記統據六君子下獄比較

之月日書之也今從之

是月逮御史方震孺下獄震孺坐鄒元

標黨罷歸及忠賢將興大獄其黨郭興治論震孺河西

賊私坐贓六千有奇繫獄論絞

攷異震孺事見明史本傳下獄在是年無月分

今據孩未集自記年譜書之蓋以正月逮六月初至下獄論絞又在明年也今類記之

秋七月

戊午太白晝見 壬戌毀首善書院御史張訥上疏力

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等請毀其講學書院

從之。庚午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
魏大中卒于獄。初漣等入詔獄，許顯純非法拷掠血肉，
狼藉賊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
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
下法司，或者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及忠
賢矯旨五日一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是追比
畢，復以漣、光斗、大中三人另發大監，其夕同爲獄卒所
斃。漣之死，土囊墜身，鐵釘貫耳，最爲慘毒。光斗、大中亦
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矣。
方漣之被逮也，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卹市悉焚香。

建醮祈祐生還既死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
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至賣菜
傭亦爲輸助光斗前興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
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醵金諸生
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卽善
繼父世所謂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其贓未竟撫按嚴
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
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家族盡破後忠賢定三朝要
典移官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戮屍有解之者
乃免大中長子學伊以父被逮號慟欲隨行大中止之

乃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族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泚慟哭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崇禎初贈恤

大中有司以狀聞詔旌學泚為孝子

攷異楊左魏三公之死同日而報有

先後明史本紀葉書于四月被逮下史稿則分書之楊左以是月壬申魏以是月甲戌然皆據奏報月日也是月丁未朔壬申為二十六日甲戌為二十八日而三公之死證之楊左二公集魏大甲子記其父斃獄同在二十四日明史大中傳云獄卒受指與澣光斗同夕斃之是三公之死同日又證之碧血錄言七月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刑畢許顯純令將三人發大監有問之獄吏者吏嗟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者是夜三公果死于鎖頭又證之六甲子所記楊左之死以二十五日報其父之死以二十六日報碧血錄言三公之死尸以二十九日驗後從詔獄後戶出通攷諸書楊左之死早大中一兩日報而二十九日之驗則三公俱同

日故明史大中傳有遲數日始報大中屍至潰敗不可
識云云然則史稿之書王申書甲戌皆據報驗之日而
明史光斗傳記其卒于七月二十六日亦報驗之日也
至三公卒于二十四日之夕是時燕客在獄親見其死
故野史悉據
壬申大學士韓爌削籍爌爲霍維華所
焉今從之

論至是逆黨李魯生復劾之除名尋又假他事坐賊二
千斃其家人于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
上 癸酉太白經天 甲戌削故巡撫李三才光祿少
卿顧憲成等籍時逆黨石三畏追論萬厯辛亥丁巳癸
亥三京察首劾三才憲成遂及王圖孫丕揚曹于汴胡
忻王元翰王淑抃湯兆京王宗賢王象春趙南星張問
達王允成涂一榛共十五人死者追奪誥命存者悉除

名攷異明史本紀三編但記三才憲成二人史稿並及王圖孫丕揚等十五人今姓名据剝復錄書之

是月吏部尙書崔景榮罷楊左之獄景榮移書勸魏廣微申救廣微具揭以進忠賢大怒廣微乃以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于是倪文煥等劾景榮陰護東林遂奉旨削奪改左都御史李宗延于吏部代之 八月壬午詔毀天下書院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各書院俱行拆毀變價助工從逆黨張訥議也訥言各省私叛講堂皆踵東林爲之因醜詆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並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俱坐削奪是時倪文煥亦劾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

黨同其從子李日宣狡計陰謀傾陷善類員外郎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厚結汪文言聯姻魏大中于是邦華順昌俱坐削奪而日宣時爲河東巡鹽御史至是訥復劾其以會講入陝糜費公私詔俟回道時由都察院考覈示懲從吾旣歸王紹徽素銜之謀于忠賢以喬應甲巡撫陝西伺殺從吾應甲至陝拮據百方無所得乃藉講學毀其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受挫辱鬱鬱卒 戊子暴楊左及熊廷弼罪諭內閣言官有陰懷觀望借題報仇或捏寫蜚書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之律以說謊欺君之罪治之皆忠賢矯旨也 禮

部尙書周如磐侍郎丁紹軾黃立極俱陞尙書少詹事
馮銓陞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閣臣缺
詔推老成幹濟者如磐以年老推用立極與忠賢同鄉
故援之紹軾銓素憾熊廷弼而銓家居時曾遺書魏良
卿勸興大獄至是並推用銓資淺年未及四十逆黨李
魯生上言成卽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卽有
濟于國以是忠賢益信之。乙未御史袁化中卒于獄
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呈秀贓私又繼楊漣疏劾忠賢
至是遂竄入汪文言獄詞中坐納楊鎬熊廷弼賄酷刑
拷掠斃之獄中 己亥魏廣微罷初廣微以崔景榮移

書救楊左頗心動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
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
律定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鎖撫追贓身非木石重刑之
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贓官守安在勿
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疏入大忤忠賢意廣
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
乞休居兩月廣微丐顧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然卒不
自安復三疏乞休許之 壬寅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
初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
坐贓斃獄會邏者獲市人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

獄陰謀叵測忠賢遂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石三畏等復希指趣之而丁紹軾馮銓與廷弼有隙方入閣遂合謀銓一日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于上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上大怒至是詔斬西市傳首九邊而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資不足償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刎死珪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時太倉人孫文翁顧同寅作詩誅廷弼爲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

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竝削籍之攷異廷弼

本紀書于是月壬寅證之剝復錄言二十五日而攷明史

中及計氏北畧所載謂忠賢與內閣諸處決廷弼商至

日中不決黃立極曰不過夜半片紙即可了當矣遂以

二十五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廷弼沐浴整冠從容就

梟首而正法于西市本紀作壬寅正梟首西市之日也

今從甲辰太僕少卿周朝瑞卒于獄朝瑞嘗請宥熊

廷弼罪令守山海逆黨徐大化與之相訐至是遂竄入

汪文言獄中坐受廷弼賄斃之攷明史本紀彙書于

記袁化中周朝瑞之死在九月丁未蓋九月二日也攷

燕客所記袁化中死于八月十九日周朝瑞死于八月

二十八日先後報聞袁屍以八月二十二日驗周屍以

九月初二日驗云云据此則袁周二公皆卒于八月史

稿所記蓋據報驗月是月以王紹徽爲左都御史代

日書之今據碧血錄

李宗延也 九月壬子遼東總兵官馬世龍誤信降人
劉伯澍言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襲取耀州
敗于柳河皆死之 甲寅以門工蔭魏忠賢弟姪一人
錦衣指揮僉事一人都督同知 庚申前陝西副使顧
大章卒于刑部獄中初楊維垣受徐大化指許大章鬻
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復四疏力攻言大章受廷弼賄四
萬故輔葉向高保持之奪俸歸是年起官厯禮部郎中
會大化起大理丞遂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
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六人皆坐廷弼賄而大章
賊尤重蓋以竇維垣初劾語也及楊左等五人旣死羣

小聚謀謂諸人潛斃于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
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
部尙書李養正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
六人大辟爰書旣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
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
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攷異六君子之死大章最後以五人死後
復移大章于刑部也据碧血錄大章移刑部在九月初
六日三法司會審在十三日十四日因復移鎮撫遂服
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据此則大章以是月十五日死
于刑部獄中錄中所記亦與明史本傳大致符合今据
書初六君子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
畢入適成六辨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于

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驗 是月賜魏忠賢印文曰
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

三編發明曰明代如蹇夏三楊輩曾各授印章許其
密封言事故其文多有用繩愆糾繆者爲一時優異
之典顧朝廷之上所言公公言之嘉謨入告雖以責
望老臣而賜印秘陳苟非其人卽不免開告訐之漸
而況可施之婦寺乎且是時逆閹窺竊大權中外爵
位黜陟一任煬寵者之主持更有何人壅遏之而不
使上聞者其不欲上聞之事固未嘗不可矯旨從中
出而又何待乎賜印不過習見前朝最異之數欲畢

致于其身而後快又安顧其名義之不可居也哉

以吏部侍郎薛三省爲禮部尙書時林堯俞致仕也

逮御史夏之令下獄死初之令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

足恃忠賢怒傳旨削籍以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劾治內

使馮忠等益爲忠賢所銜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

熊廷弼坐削奪至是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龍

幾誤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賊拷掠死

致異之令削籍在前逮問在後其不

在行勘之趙南星等十五人之內冬十月丙子皇三

明矣今揭剝復錄書之九月下

子生丙戌詔天下停刑 庚寅大學士孫承宗罷初承宗屢求罷是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

竝論冒餉者吏部尙書崔景榮力持之乃下詔勉留而
以簡將汰兵情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
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二百里罷大
將尤世祿王世欽等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
萬而逆黨攻者不已初承宗薦馬世龍爲山海總兵領
中部俾南北二部俱受節制世龍守邊頗盡力言官復
以承宗故數劾之會九月世龍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
人于是臺省劾世龍竝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
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尙書高第代爲經畧第素恇怯以
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

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搖動則甯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甯前二城崇煥曰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塗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明史本紀書高第代在己卯承宗致仕在庚寅蓋承宗屢請罷而忠賢亟欲去之故先代而後罷也今類書于承宗庚寅罷下丙申逮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初楊漣劾魏忠

賢二十四大罪疏出懷賢讀之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遂被逮至是下獄拷掠死籍其家 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是月以兵部侍郎王永光爲本部尙書代高第也

十一月己酉逮揚州知府劉鐸先是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游僧有陰蕘國是非句實歐陽暉詩也及是僧至京師厥衛緝獲之得其扇聞于忠賢倪文煥揚州人素銜鐸嫉忠賢劾以謗訕時政遂有是逮 壬子周如磐

罷 十二月乙酉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時御史盧承欽求媚忠賢乃仿王紹徽點將錄前事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煥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

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忠賢大
憲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 丙
戌以緝獲功廕覈忠賢錫傳應星左都督 戊子前吏
部尙書趙南星謫戍南星以汪文言獄詞連及詔下撫
按提問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
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
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
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
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崇禎
初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于

戍所 辛丑杖御史吳裕中于午門時裕中疏詆丁紹
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熊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杖一
百創重死同時有吏部主事蘇繼歐遷考功郎中將調
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旣歸適緹騎四出同里
副使孫繼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
自經死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嘗被酒詆忠賢亦下獄
拷掠死 是月改左都御史王紹徽于吏部刑部尙書
周應秋于左都應秋家善烹飪魏良卿過之輒進豚蹄
留飲時號煨蹄總憲云

明通鑑卷八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

起柔兆攝提格盡
強圉單閼凡二年

熹宗哲皇帝

天啟六年春正月戊午命纂三朝要典從霍維華楊所
修議也未幾開館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施鳳
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譏東林暴揚罪
惡其論挺擊以王之宋開髣髴月爲誣皇祖負先帝論
紅丸以孫慎行劄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
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爲罔上不道

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案慎行漣爲三案罪首時方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卽據要典改正

致異三朝要典并首載是年正月十四日上諭卽戊午日也開館在二十六日今類記之

丁卯

大清兵圍甯遠經畧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甯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時督屯通判金啟倬以燃炮死己巳圍解事聞罷第麒等以薊遼總督王之臣代爲經畧前屯總兵趙率

教代麒麟鎮闕門 是月以吏部侍郎李思誠爲禮部尙

書時薛三省乞休去也董可威爲工部尙書時黃克纘

罷也 二月乙亥朔以袁崇煥爲僉都御史專理軍務

駐甯遠 戊戌提督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前應天

巡撫周起元及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

昌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皆遣緹

騎逮之初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在蘇杭

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己具疏誣

劾起元爲姜辨竝劾實不法數事實爲之歛戢而銜起

元不置云初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忠賢

必欲殺之順昌吳縣人方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
出餞與同起卧又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大中行
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
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屬倪
文煥劾其與罪人婚削籍文煥劾順昌削籍在八月見上昌期初以代
楊漣草疏傳于忠賢及漣等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
手太息忠賢益銜之會昌期亦具疏乞休有小璫至閣
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
目不識丁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者而應昇
竝劾魏廣微尊素尤有智慮爲羣小所深忌逆黨曹欽

程希忠賢指劾宗建應昇尊素爲東林護法皆削籍會
吳中譌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故事用李實爲張
永授以祕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沈
演家居烏程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賢遣使譙
訶實實懼遣人持空印白至京師忠賢知實與起元有
卻乃使李永貞僞爲實奏誣劾起元爲巡撫時乾沒帑
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竄入順昌等名矯
旨竝逮遂復起大獄是月兵科給事中羅尙忠疏言
各邊撫鎮于解餉往領餉回者或各衛鑽求情分委放
軍糧或將領轉委偏裨遞相抽扣而將官遇有司餉之

權者雖品位過之亦甘卑禮厚幣甚至星相游人當事
荐往者亦派扣各軍禮而歸之又甚有將官放債倍扣
利息者及管庫司官以情面淺深幣交厚薄爲各邊發
糧之先後乞飭各督撫委各邊道查明九邊額兵若干
歲餉若干彙冊進覽一送該部一發各司俾奸書無所
去其籍得旨所言給餉情弊甚悉其應裁應禁速議以
聞尋不果行

（攷異）尙忠一疏諸書及明史不具
重修三編据實錄增入今從之

三月

丁未設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大
學士丁紹軾兵部尙書王永光等屢諫不聽 諭甯遠
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甯伯 庚戌安邦彥犯

貴州總理川貴湖廣軍務魯欽死之欽佐總督蔡復一
數敗水西之賊復一未及報而卒監軍御史傅宗龍復
以爲言時欽以內莊失律戴罪圖功宗龍奏請復職至
是寇大舉入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夜半賊
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刎諸營盡潰賊勢復張欽
勇敢善戰爲西南大將之冠崇禎嗣位始賜贈蔭祭葬
建祠曰旌忠 壬子命袁崇煥巡撫遼東山海 庚申
蘇州民變緹騎至蘇首逮周順昌順昌故有德于鄉士
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
香爲周吏部請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

請于撫按以民情上聞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
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鎗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吾
始以爲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耶遂蠶擁上勢如山崩
旗尉京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
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
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
浙江逮黃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
舟而沈之旗校泅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卽囚
服自投詔獄順昌旣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
言吳人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

倡亂者顏佩章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
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 是月前左都御
史高攀龍卒于家攀龍聞緹騎將至謁道南祠爲文以
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
冠自沈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謹北向叩頭循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
攷異忠憲之死史稿系之四月丙戌疑據奏報月日也
明儒學案書卒于三月十七日卽庚申也今系之是月
攀龍既死崔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
子世儒吏責以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 夏四月丁丑

詔南京守備內臣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解充殿工及
兵餉 辛巳海寇導紅毛番作亂官軍討平之 癸未

下諭德繆昌期于詔獄 戊戌丁紹軾卒熊廷弼之死

紹軾有力焉至是有傳其畫行長安道見廷弼回第腦

裂死

攷異紹軾之死野史皆以暴卒書之其白日見廷弼事見李氏三垣筆記此與天順初張賜之死絕

相似今類書之

庚子下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于獄 是月晦

諭德繆昌期卒于獄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

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時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坐賊三千備受五毒不勝酷刑至是橐籥中傳出

片紙自此遂斃越二日始報終不知爲何日其歛也十

指墮落拘置兩袖中蓋以其爲楊漣草疏云

攷異明史本紀諸臣

之死皆類記之被逮下史稿分書之昌期之死書五月丙午亦奏報月日也今據明史本傳三編書之

五月戊申王恭廠災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
中霹靂聲不絕煙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被焚及暈仆
死者無算 己酉以廠災敕廷臣修省 癸亥朝天宮
災 是月薊州密雲地連震三日 工部尙書董可威
罷以侍郎薛鳳翔代之 六月丙子京師地震天津宣
大山東河南皆震 丁丑皇三子薨 壬午河決廣武
戊子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卒于獄已丑御史周宗建
卒于獄許顯純嚴刑各坐以賊宗建至一萬三千五日
一榜掠順昌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嚙血唾顯
純面罵益厲遂于獄中潛斃之次日訊宗建已偃卧不

能出聲顯純罵曰尙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順昌之死傾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鬚髮宗建死後所親蔣英代爲輸賊亦坐削籍而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間行詣都爲納餽粥湯藥及徵賊奔走

稱貸于諸公間順昌櫬歸文祖哀痛發病卒

攷異史稿記二周公

之卒于是月戊子蓋六月十七日也据三編則

辛卯

順昌卒以戊子宗建卒以己丑與從信錄同

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

攷異是月要典成見原書大事記所謂越五月而成者是也史

稿系之三月己巳者

是月徐兆魁罷兆魁以鞫劉鐸

誤今据明史本紀

獄忤東廠懼乃自劾求免踰月以薛貞代之 閏月辛

丑朔御史黃尊素卒于獄尊素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

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李應昇尙在尊素隔牆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卒所坐賊不及三千而尊素家貧甚同年故舊及鄉人咸助之乃得完始建魏忠賢生祠浙江巡撫潘汝楨倡議奏請祀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勒石記功德自是請建祠者接踵矣壬寅御史李應昇卒于獄初應昇被逮過常州其師吳鍾巒詣府署與語竟日謂應昇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微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死千古也應昇至獄酷掠坐賊三千遂以尊素死之次日斃之

攷異明史本傳繆昌期周順昌周宗

建黃尊素李應昇之死皆有月日三編目中據之而史稿所記大都奏報月日故不同耳尊素之卒出其子梨洲自記見明儒學案應昇之死以次日野史所記悉同史稿系之六月壬戌而壬戌實閏六月干支也是年閏六月辛丑朔俱見明史本紀以校本朝所用新歷則是年閏五月而六月之朔亦係辛丑蓋明用大統歷故朔閏及大小建微有參差耳今悉據明史

馮銓罷銓以諂事魏忠賢登

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嗾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徽爲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鰲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中變復以計沮之紹徽卒閒住自是羣小遂搆貳王子總督雲貴川廣軍務朱爕元以憂去偏沅巡撫都御史閔夢得代之辛酉下前應天巡撫周起元于鎮撫司獄

是夏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辛未朔日
當食陰雲不見 辛巳殺前揚州知府劉鐸初鐸與魏
良卿善贈扇之獄以此獲解良卿許還鐸故官因問曩
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
日夜伺鐸隙將甘心焉會有戚臣李承恩者甯安大長
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
死繫獄中與鐸及御史方震孺比屋而居承恩謀賄良
卿解其事爲東廠所覺因誣及鐸在獄時爲之居間行
賄竝及震孺于是復逮鐸究問追賊徐兆魁旣罷薛貞
受代治是獄會鐸家人有夜黥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咒

詛貞遂坐鐸大辟斬之西市震孺亦加等論斬繫獄中
致異事見明史萬燦村傳中所謂同謀居間者即指李承恩事而據方孩未自記年譜亦云坐受承恩金三百兩爲之居間今參判復錄
及孩末年譜大畧書之 丙戌以禮部侍郎施鳳來

張瑞圖詹事李國槽俱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鳳來素無節概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則詔事
忠賢務爲迎合凡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又詔旨褒
美忠賢多出瑞圖票擬時以爲魏家閣老國槽釋褐纔
十四年忠賢特以同鄉故援之 是月以周應秋爲吏
部尙書郭允厚戶部尙書崔呈秀工部尙書仍督大工
房壯麗左都御史皆忠賢黨也應秋長吏部與文選李

變龍鬻官分賄清流未盡逐者輒毛舉細故削奪無虛
日 兵部尙書王永光致仕令戎政尙書馮嘉會回部
管事 八月陝西流賊起由保甯犯廣元是時奄黨喬
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虐民民遂起
爲盜應甲童蒙置不問反脅官吏責重賂以此盜遂日
橫 九月辛巳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卒于獄起元旣至
則周順昌等五人已斃獄中許顯純酷刑拷掠竟如李
實疏懸贖十萬贖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至是斃之獄
中吳之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初起元撫吳罷歸
周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昌之禍

已伏于此 方吳民之激變也顏佩章等五人爲首名
上順昌旣逮遂下詔捕治竝及五人之黨巡按御史徐
吉治其獄五人論死以屬蘇州知府寇慎比臨刑五人
語慎曰公好官知我等起義非爲亂也延頸就刃而死
吳人合葬之虎邱題曰五人之墓是獄也五人外復有
吳時信劉應文丁奎三人皆預于毆擊之列者又有戴
鏞楊芳季卯孫許爾成鄒應楨五人同預于胥門焚舟
之列者至是皆捕得論徒杖而戴鏞竟瘐死獄中繆昌
期李應昇被逮至常州知府會櫻助之貲方開讀詔書
忽署外有數千人鬨聲皆言忠臣何故被逮櫻素有惠

政得民力爲勸諭始解散而是時諸校方怖蘇州事有
越垣而仆者適有賣蔗童子過之曰我恨極惜不能殺
汝卽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次異）五人事具明史周順
三人具見朱羹尊靜志居詩話證之李遜之三朝野史
但列吳時信等胥門之役通紀言許爾成爲首餘皆不
具姓名數年前有得明巡按徐吉揭帖定十三人罪案
鈐有巡按御史印章德清俞太史樾爲作明巡按御史
揭帖歌前序並五人外之八人姓名具見焉山陰平觀
察步青見示因並增錄于五人下賣蔗童子事見二申
錄三編
據書之 庚寅顧秉謙罷秉謙爲首輔魏忠賢傾害忠

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秉謙爲總裁是非悉稟忠賢
指及是羣小各有所左右同黨中如魏廣微馮銓輩日
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麗逆案論徙家居

又爲鄉里所惡聚衆慘辱之焚其屋宇貲財殆盡秉謙
竄漁舟得免久之寄食以死 壬辰皇極殿成上御殿
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廷臣班亂 己亥魏良
卿進封肅甯侯 是月參將楊明輝齎敕招諭水西安
位令禽首惡遂爲安邦彥所殺自是撫議遂絕 是秋
河決淮安匙頭灣逆入駱馬湖灌邳宿二州江北大水
河南蝗 冬十月戊申進魏忠賢爵上公魏良卿甯國
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時殿工成太監李永貞歸
功于忠賢尙書周應秋繼之遂有是封自是諸邊築隘
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

畫方畧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
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
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
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厥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
黃立極等票旨言厥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
事內官爲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
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鐃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
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踘
輿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厯西山碧雲
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

後下客氏既朝夕侍上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輿過
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妃后侍衛赫奕
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犒賚
銀幣無算或數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
政毒痛海內皆客氏爲內主也 己酉以皇極殿成詔
天下一時官匠襍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 己未順
天府丞劉志選劾太康伯張國紀國紀后父也后性嚴
明見魏忠賢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
上至后宫后方讀書上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上嘿然
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

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爲之邵輔忠孫
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官事成則立魏良卿
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志選年老
而嗜進無厭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
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
種蓋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上無所
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是時忠賢復矯旨
諭厥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體訪奸徒自是民
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慘甚至剝皮割舌加之酷刑
所殺不可數紀道路以目 是月崔呈秀以工部尙書

兼左都御史邵輔忠以兵部侍郎管尙書事 十一月

庚寅賜魏良卿鐵券 十二月戊申南京地震 甲子

廣西潯州賊胡扶紀等作亂殺守備綦人龍把總鄧養

是年九月庚午朔 大清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鳳陽饑 乙亥以太監崔文昇提

督漕運河道文昇先以侍光宗藥被逮放南京忠賢作

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文昇之任卽多參

劾忠賢矯旨稱其能力挽漕運盡心國儲詔旨褒嘉被

劾者皆削籍治罪尋又命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

節慎庫李明道提督通州諸倉。辛卯免推潼關咸陽商稅。是月以來宗道爲禮部尙書時李思誠罷也。

二月壬戌修隆德殿。是月召經畧王之臣還先是巡撫袁崇煥與總兵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及之臣代高第爲經畧復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傾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崇煥慮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抵隙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奮迅立功衆人必忌任勞則

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朝與廷臣始終之朝議以崇煥之臣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并便宜從事崇煥與總兵官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盡復高第所弃舊土會

大清兵方征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詔崇煥發兵赴援崇煥遣水師往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以精卒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降于

大清諸將遂引還。潘汝楨之建逆祠也，諸方效尤幾徧天下。薊遼總督聞鳴泰繼請于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王者。巡撫朱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沈香木爲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爲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凡疏辭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

督餉尙書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卽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卽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燧勲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勲等廷臣若尙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魯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洊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悉後下及武夫賈豎諸

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洶洶若不及最後巡撫楊邦憲

建祠南昌至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鸞澹臺滅明祠曳

其像碎之比疏至則上已崩矣

攷異三編統系之六年閏月建忠賢生祠目中

按蘄遼蘄州建祠諸書皆系之二月以後入月以前今類書之

勒太康伯張國紀回

籍忠賢銜國紀不已其黨梁夢環偵知之復理劉志選

前疏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

國槽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攷異

張國紀事明史本紀系之六年十月三編系之是年二月皆牽連並記也今據宦官傳分書之

三月

癸酉豐城侯李承祚請開采珠池銅礦不許 戊寅瑞

王常浩之藩漢中戊子惠王常潤之藩荊州 陝西澄

城民變殺知縣張斗耀斗耀以歲饑徵糧激民怨被戕
詔禽首惡安戢良民解散黨羽 夏四月丁酉下前刑
部侍郎王之案詔獄時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
無微不彰卽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又云慷
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旣倒者魏廣微也當遣之揆席以
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刊者殿臣也
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案宜正典刑
孫慎行宜加遣戍忠賢矯旨逮之案下獄拷掠坐賊八
千繫獄中慎行亦遣戍甯夏知府曾櫻故緩之未行而
忠賢敗 西部犯邊守將擊却之 癸丑桂王常瀛之

藩衡州王及惠瑞二王皆神宗子上之叔父也時魏忠賢潛蓄逆謀不利諸王在內逆黨張訥希指疏趣之遂以次就國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厥臣節費爲國卽下詔褒美 乙卯侍郎王之宋卒于獄崇禎初復官賜卹 五月己巳監生陸萬齡請以魏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疏言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鈺鈺援筆塗抹卽夕挂冠櫛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鈺坐削籍同時又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死

厥異天
下建忠

賢生祠三編彙書于潘汝楨建祠目中惟萬齡建祠著其月分別爲一編以其罪尤重也今從之萬齡等伏誅
後見 丙子

大清兵圍錦州 庚辰松山河套諸部入犯辛巳察罕諸部入犯時

大清兵擊破綽哈所部皆散亡半歸于察罕歲數犯延綏諸邊至是總兵官姚世卿撫之諸部受欵 癸巳

大清兵攻甯遠 六月庚子錦州圍解時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

大清遣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甯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會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尋解甯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 秋七月乙丑朔錦州以捷聞上不豫遣魏良卿告南北郊及太廟代行禮 丙寅罷巡撫袁崇煥初
大清

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

太宗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藉以修故疆因埒使者還

報奏聞優旨從之及毛文龍被兵言者遂謂和議所致至是錦州被圍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遂乞休去仍以王之臣代之霍維華代任兵部尙書己卯敘錦州功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鵬翼尙在襁褓中一時文武昌濫增秩賜蔭者數百人而崇煥止增一秩而已先是霍維華嘗進仙方靈露飲于上上飲而甘之己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甚慮上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于忠賢會甯錦敘蔭維華請以讓崇煥忠賢覺其意傳旨詰責 壬午前禮部尙書孫慎行遣戍甯夏慎行以要典紅丸一案削籍至是

劉志選復追劾之遂論戍 丁亥海賊寇廣東 是月

浙江大水 八月丙申加魏良卿太師魏鵬翼少師

戊戌中極建極二殿成敘三殿功魏忠賢弟姪一人世襲侯爵復封忠賢從子魏良棟爲東安侯 乙巳上疾

不愈召見閣部科道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內閣黃立極等對曰皇上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上悅 甲寅上大漸乙卯帝崩于乾

清宮年二十三遺詔以皇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王卽夕入臨居宮中比明羣臣始至時崔呈秀方改兵部尙書奪情視事比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呈秀甚急呈

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祕莫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
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丁巳信王卽皇帝位大赦天
下以明年爲崇禎元年 癸亥大賚文武諸臣及諸邊
將士 九月甲申追謚生母賢妃劉氏爲孝純皇太后
太后初入宮爲淑女生上後漸失光宗意被譴薨光宗
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及熹宗封上
爲信王追進賢妃太后之薨上時尙幼及長問近侍曰
西山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付金錢往祭及卽位始
追封加尊謚 丁亥停刑 庚寅冊妃周氏爲皇后后
以天啟中選入信邸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宮中之

事悉稟于熹宗張皇后故事宮中選大婚一后以二貴人陪中選則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卽以年日帖子納淑女袖償以銀幣遣還張后疑后弱昭妃曰今雖弱後必長大因冊爲信王妃至是立之 追尊光廟選侍李氏爲莊妃蓋東李也位居西李前而寵不及上幼失母育于西李已而西李生女光宗改命東李撫視至是卽位東李已薨乃以撫育功追加尊謚竝賜莊妃弟成棟田 冬十月甲午朔親享太廟 庚子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哲皇帝廟號熹宗 癸丑南京地震自西北迄東南隆隆有聲 是月崔呈秀罷

上素知忠賢惡及卽位其黨自危于是楊所修楊維垣
先劾呈秀用以嘗上乃以奪情爲詞令歸守制會賈繼
春提學南畿亦馳疏劾之而給事中許可徵復劾其子
鐸中式通關節事下吏部勘處呈秀遂罷 削浙江巡
撫潘汝禎籍以建祠作俑也 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
賢于鳳陽先是諸逆黨頌忠賢功德及請建生祠者絡
繹于道比楊邦憲疏至上甫卽位且閱且笑忠賢覺其
意見疏僞辭輒報允于是主事錢元愨首劾之言忠賢
本梟獍之資先帝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
天下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及乳臭如梁冀

之一門五侯徧植奸黨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兔三窟
輿珍輦寶藏聚肅清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
鋤士類如曹節王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
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皇上待以不死宜勒歸私第魏良
卿等有玷茅土竝宜褫革員外史躬盛主事陸澄源亦
交章論之而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曰
竝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
旨必曰朕與厥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二曰蔑后皇親
張國紀于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
神明祇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三曰弄兵祖

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兵禁中深可寒心四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五曰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覲不知省八曰掩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將而冒侯封伯九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一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

之脂膏十曰褻名器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賢書遂
登前列疏上上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
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
上知之斥應元遂有是命 戊辰罷各邊填守中官天
啟六年各邊俱增填守太監至是上諭兵部先朝于宣
大薊遼東江之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爲無謂
且宦官觀兵自古有戒其悉罷之 己巳魏忠賢自縊
死時上榜忠賢罪示天下尋諭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
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發鳳陽乃不思自懲素蓄
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逮治忠賢行

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俱自縊時言者劾崔呈秀
爲五虎之首宜肆市朝奉旨削籍遣官逮問呈秀在家
聞忠賢死列姬妾羅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卽擲碎之
飲已亦自縊死 癸酉免天啟逮死諸臣賊釋其家屬
癸巳黃立極罷時山陰監生胡煥猷劾閣臣黃立極
張瑞圖等身居揆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于
詔獄五等之爵上公之尊加于奄寺而生祠碑頌靡所
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詞時楊維垣等論煥猷疑
出東林指使上爲除煥猷名下吏立極內不自安累疏
乞休上猶優詔報留至是始許之 是月曹應秋薛貞

俱罷時以奄黨劾應秋貞者先後疏上遂罷以房壯麗
代爲吏部尙書蘇茂相代爲刑部尙書 十二月以南
京吏部侍郎錢龍錫禮部侍郎李標禮部尙書來宗道
吏部侍郎楊景辰禮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並
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上以施鳳來輩皆
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仿古枚卜典召九卿科
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
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
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與魏良
卿皆伏誅先是大行皇帝崩客氏將出外宅于五更赴

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落齒薙髮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國興光先皆弃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人以爲慘毒之報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姪身者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上大怒命悉笞殺之下逆黨倪文煥李夔龍許顯純田爾耕等于獄初忠賢用事外廷文武臣之諂附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則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五彪則武臣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慘故詔書中特著之若此外

有周應秋曹欽程等時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
號不可悉數也時御史高宏圖言傾危社稷搖動宮闈
如劉志選劉詔梁夢環三賊者罪實浮于五虎五彪等
後皆麗逆案云

攷異五虎五彪据剝復錄及先撥志始
所載皆見之刑部會議及上諭中詳見

明史奄黨傳今据書之又以上三條
史稿皆入十一月今据明史三編

追復熹宗成妃

李氏裕妃張氏封號二妃皆魏客所害成妃未死後斥

爲宮人至是俱追復之以孟紹虞爲禮部尙書時來

宗道入閣代之也是冬詔天下所建忠賢逆祠悉行

拆毀變價尋逮陸萬齡及其黨曹代何儲奇等下法司
究問初萬齡等請祀忠賢于國學朱之俊方奏舉行會

熹宗崩之後見璫將敗乃糾萬齡等借影射利仍未敢
侵及忠賢也至是貢生錢嘉徵顯劾忠賢十罪之一詔
逮萬齡等繫獄中坐監候處決反異萬齡等建祠朱之俊輒爲舉行事見明史
宦官傳又證之魏呈潤傳言之俊議建忠賢祠于國學
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責諸生捐助及莊烈卽位委
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至是呈潤發其奸由是
之後坐廢云云此則之後亦奄黨也惟曹代何計氏
北畧紀事本末皆仁曹代無何字而證之剝復錄曹代
之下復有何儲奇然則明史傳寫蓋漏去儲奇二字因
誤以何字爲曹姓之雙
名今據剝復錄書之